

明熹宗實錄

卷五十六至七十
天啟五年二月至六年四月

明嘉宗愍皇帝實錄卷之五十六

天啓五年二月庚辰朔○大學士顧秉謙等題今日文書官郝
隱儒捧 聖諭高湖廣等處試錄策中語多訛判令日等擬諭
考試官併策上列名舉人俱擬處分愆治以警將來日等不勝
悚服謹遵旨擬諭進呈日等竊惟舉士大典錄文必醇雅典實
有裨特政始足爲武今考試各官乃妄意訛評有何閔切誠不
能無罪但從未進呈錄文皆考官自作卽間有採用士子者亦
十不存一二錄成特取士子中前列者刻名其止歷科皆然諭
中有名舉人謝錫賢等其錄墨卷應解體部誤取此對必不相
同錄文狂肆似于舉人無干日等明知不敢不爲剖白至于正
副考官作文亦有次第二三場文字正考官論副考官表正考
官策三問馬第一第三第五副考官策二問馬第二第四凡錄

皆然相沿已久今考試各官舉無所逃匿者亦不敢過為分別
但恐中有誣誤者亦不敢不為一言也伏望 聖慈重鑒將舉
人謝錫賢等俯從寬宥其考試各官或再諭禮部查明處分庶
咸明並用人心悅服矣得旨舉人謝錫賢等六名本當革去衣
巾特允所請著罰住三科禮部知道○大學士顧秉謙等四奏
陵工加恩禮部尚書林克俞未有陞陞得旨林克俞加太子
太傅陞一子入監讀書○命倂定總兵蕭如薰仍以原官充總
兵官鎮守永平等處地方專管馬拉喜太四路○改山東右布
政使管按察使事翟師雍為湖廣右布政使陞廣東按察使周
維寧為四川右布政使湖廣按察司副使楊弘備為山西布政
使司右叅政分守河東道湖廣德安府知府邢昌祚為廣西按
察司副使○貴州總督秦復一疏言諸督撫忠義猷略自可同

心求濟何必陳漬以取攬捫之嫌今事不從心力不應手只得
上控 君父求協援之實乞勅四川總兵李維新林兆鼎等從
遵義畢節進兵總以水西城為信地雲南鎮臣沐昌祚副將袁
善茅駐兵霑益安效良真降則以烏撒衛為信地詐降則以烏
撒府之鹽倉水西之臥這等為信地俱聽臣節制約期齊進協
力蕩平其廣西援黔新餉六萬兩徑解貴州聽自募免其勤兵
于遠臣節制雲南廣西地方以何府縣為起止更望勅下該部
覆議明白行臣遵守庶功令昭明人心惕勸臣可藉手從督撫
復竭力討賊不負簡畀之訓戒矣下部酌覆部覆四川迎兵雲
南駐兵駐節制滇蜀俱如督臣議至若廣西之解餉鄰地之管
轄如雲南則廣南曲靖尋甸潞江臨安武定廣西則泗城田州
和州南丹丹隆大寧四川則遵義重慶等事欽遵悉聽便宜報

可。惟卽奉旨選二驛馬以二次應遣子弟俱無堪中請再行
順天等處所屬府州縣衛等官及京城各兵馬司訪報從之。
朝鮮國王李倬在陪臣李得洞齎捧三起表文一起奏奉四起
方物赴京謝恩及進賀。皇子誕生并奏乞頒降詔命免服賜
養如例。○辛巳戶部覆豐城侯李承祚疏言承祚欲將肉贖言
三府行鹽復還兩淮蓋不觀諸臣力爭之跡與部科屢試屢覆
之首况廣課既增則前地似難復還兩淮所當仍照前議聽行
廣鹽以免分爭者也據欲做行存積并增鹽斤此又不可之事
者詎臣查得萬曆二十七年兩淮借行存積引鹽八萬引菜打
大包以致正鹽壅閼違引莫售夫正鹽壅則餘課虧違引壅則
鹽漲跌始猶借做以補課利比以免漲迨後年復一年資本停
壓心商日困邊商日窮無資辦課無本免漲馴至萬曆四十三

四年兩淮鹽課缺解一百七十餘萬各道鹽課亦至數年不納此皆肆行存積爲之屬階者耳雖特無論遠中先引難以銷掣卽納過餘課未輕銷掣之引且積至三百四十餘萬欲銷積引則新引置于高閣欲行新引則積引置于無用若欲折舊兼行則行鹽之地止有此數萬曆四十五年詔本部尚書李汝華與山東司郎中袁世振議行減斤之法運官疏理每引減鹽一百四十斤止重四百三十斤每年計行新引七十萬五千餘引帶疏積引二十萬有奇于是二引五疏三商樂利而兩淮六十八萬之正額遂輸不缺也非減斤疏理之功乎且論鹽斤雖云稍減然每歲多行二十萬餘引則名減而原額之鹽實未之減者况兩淮于天啓元年議增新課二十一萬原議加帶鹽斤後淮南商人周道壘取行不領如帶每引納銀一錢則鹽斤之難增

可知夫又因江廣鹽壘每歲將應行綱鹽扣留五萬五千則鹽
斤之不能復增更可知夫魏之行鹽之地不加廣食鹽之民不
加多鹽斤增則額引壘新課增則舊課虧累惟無裨實濟抑且
反誣正供夫斷不可輕議輸更以妨國計 上是其言○大學
士顧秉謙朱廷禧魏廣微又各疏辭 陵工加恩俱不允○太
子太保南京戶部尚書李起元疏辭改戶部尚書新命不允○
工部左侍郎柳佐工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由所知各疏辭
陵工加恩不許○原任南京工部右侍郎張揆男應作以兄張
應祥身改具疏陳乞補廕得旨張應祥襲廕未任身改查係無
子無嫡派應及者方許應祥承補○發太僕寺馬價銀一萬兩
解陝西布政使司咨奉夏巡撫衙門○壬午 上親朝○

聖諭朕覽各省試錄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某間內措語粗狂

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訛別狀躬還詭譎之詞是非任其顛
倒縱唯賁之口誣譏罔所顧忌皆因假將大旨招徠輒賄主持
于中政各有考官願指占風附會于外朕思遠疆未復然有未
寧政君戶勦精求治之特亦士子據忠吐款之日舍實政而弗
詢徒兌人之足悅壞作人之益典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張
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著降三級調外任
用聊存肅綱之仁用作難折之路收諭。上傳以校試錄三
場程式俱用士子文字不許考試官代作。今日講官太子賓
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成基命掌南宮翰林院印
信。大學士顧秉謙等復言舉人謝錫賢等六名奉旨罰往三
科伏念諸生草茅賤士幸遭聖明恨不一朝盡舉生平以報
知遇若罰以九年待不可久忘士所嘆皇上既惜收之又何

急過而押之仗不得效一將之用耶望 皇上收回成命獎勵
免罰或量罰一科既示解網之仁又寓憐才之意而雷達兩露
並行不悖矣得旨謝錫賢等姑量罰二科。加陞前鎮中丞副
總兵上經都督會事中府帶銜。於未命御史劉其忠巡按甘
肅謝奇舉巡按陝西。尚寶司卿姜志禮因言乞保加太常寺
少卿致仕。大理寺寺丞徐大化疏曰恢復之宜堅也國家
惟正之供歲饒四百萬而徵輸尚不能全運來軍興之費歲將
五百萬俱額外加派者民間皮骨將盡能再支得幾平卒未聞
有必然之畫何也往聞榆林兵十四萬人連年苦諸將腹削逃
亡者約數萬其先在者總兵不堪戰守后執中挑遣果饒之士
五萬人擇廉能之將分合操練比較精最信賞必罰所應得月
糧外釐必無剋減而上勤焉撫恤使士飽馬騰勇氣百倍再甯

達人二萬抗違共七萬人足矣餘國可有也兵有則餉可有焉
亦可者料價亦可有一切冗官冗役皆可省以所有者固可積
焉進取之助亦可資焉鼓舞材官擢實年士之需猶俟人心固
矣我揚寧勝之昔在我然後興問罪之師聲度擇穴當必不難
矣一日日紀之雷柱也天啓二年皇上以給事中霍維華孫
志言事可取命推京堂用明旨下部竟為不理今孫志之寺丞
霍維華復原職乃近日再命也皇上又知李炯恭為五虎小
人有不許推用之旨旋抗旨而任起之又未竟而儼然京卿也
王元翰史記事賀煥貪橫矯詐慣起風波內被彈射身無免庸
者也豈起京卿是何皇上所欲與者偏不與而皇上不欲
與者偏與之乎先年故卜皇上素已熟朱國損等數員邪黨
以非所揀戴之人紛紛疏揭必欲強照孫慎行事至聽天定

聖意不允不然將使府成有被誣之
之 天子矢極其邪謀又築成一段非常功業以欺天下而誣
後世乎移宮練索受之王女呼 帝妃名而使跋涉出奔
先帝在人之靈必有惘然不妄者又何至居之萬功而歸路同
朝互結邪黨使天下事皆出陽左二人之手以爲富貴功名之
地乎國家不幸喪師失地人臣公正發憤義不容已何乃聚黨
營教既正議者皆排之使去知有賄賂不知有法紀汪文言下
派罪犯誰納其賄而題與清平之道有何通神役鬼之能晝夜
出入于尚書部憲侍郎科道之衆一切陞降如取諸寄手握重
兵之元臣何以呼之即來不奉詔而至黨人之乃至此極矣其
他種種未易枚舉幸今羣邪已退衆正漸登而潛滋暗大可不
爲慮終之計乎一日都民之當恤也京師名邑甚多衙門最苦

者莫若惜薪司柴炭一項每一倉報不當蹈湯赴火戶部有章
尚與供用庫雜料商人又有先保寺大通橋運糧中戶工部則
自柴炭外有大工有修倉有大料庫有器皿廠均屬各處無輪
當一年非陪費一二千金不能先勾造完局而家亦破矣總之
衙門上下需索誅求而公帑罄懸歷本陪利故也卽倉報不能
盡核或于鋪墊中裁減或于估計時量寬一二錢銀預支可省
得貨但當主為節制先報以十分之一按期而交物料之完再
給以一分隨報隨交是公私兩利之數也至若京倉未向米可
貸十年道止可支一年人言路路捐倉中漏卮每一年至五六
千石則伏莽之故危聞之淺可不問乎漕報改折取焉不得已
然改折于屢乏之使則不可不深其慮而維其宜凡錢報衙門
俱設有利道監宜而倉報一節相應昭銀庫工程事例另物料

道官監收監放庫中打弄不容又言軍惟利聞來不利折銀而
又託衛官散給本軍所得免何令無益竭庫日銀到此部目親
自報散抽封驗免官旗不得沾手則窮軍無失望也一日人才
之宜惜也除科目李魯生所舉阮大鍼陳胤叢陳尔翼張素養
李應薦馬遵阜李嵩楊春茂高弘圖王大年張捷十一人陳熙
昌所舉許弘綱唐世濟何喬遠毛堪呂純如錢策張維樞會道
唯彭宗孟應化汪慶百王業浩十二人陳報新所舉許弘綱王
永光錢象坤王在晉李璠徐紹吉六人俱矯矯名賢矣物望
臣不敢再瀆如南家卿何熊祥與南掌院王永光同管南廠欲
處貪橫臺目王允成反被暗通北黨巧肆擠排二臣相繼歸里
亟須滿召南太常寺卿中用懇腹有違著太常寺卿朱一桂大
難將興一跡首犯免銓太常寺少卿陸卿榮任文選司特所推

穀者盡當世名賢遭誣請告同特為主事王伉因奉堂官命獨
辦卿榮之枉被害例轉辛亥京察不公刑部主事奉聚奎有拾
死報國之跡天下傳頌科臣汪慶百臺臣徐揚先大理丞郭華
劉廷宣其惡特局同其馬特局所惡亦同府丞邵輔忠首劾准
撫李三才于威權方盛之時復誦科臣毛士龍于禮天猖熾之
日違事以來論輕畧者非一人向馬執政所擢斥已而公論大
明賜環相望乃姚子文首蒙輕畧之貶者獨仗剛節永錮曹郎
范得卷數獲王九成之貪橫至今錮執天以清議昭彰乾綱振
刷數巨者或棄置而不用或用而不能竟其用臣縱不為諸臣
惜不得不為朝家人才惜矣至如無故株連舉人童學賢者同
時同榜五名有久經旨奉者有以關節奉者俱復會試而學賢
僅奉大理執轡乃以備無半故遂不能與夫首關節之輩同類

而彼 皇恩幸不為浩嘆乎得古這本說得是恢復大計要在
簡將練兵賞罰嚴明委任輔相自能相機進止近來紀綱不振
全是欺君拉黨革盤據要津招搖納賂揚漚左先牛其尤俊江
文言連主審明違職部民所苦錄于會報商人不公以後選擇
風力科通官管理勿循情面其快等盜未便看廠衛嚴行緝捕
止沽倉張應各設官監放該部議奏人才摧折廢棄已久何照
祥王承先過南北大僚缺選用申用懋選邊撫缺用朱一桂陸
卿榮王伉秦聚奎汪慶百徐揚先郭肇劉廷宣邵輔忠姚宗文
范得志俱以原官起用連惟赴任舉人章學賢既無閔節唯今
科會試其餘奸黨已有旨○大學士孫承宗再疏乞歸溫旨慰
留之○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疏言考選數宰法宜倍嚴倘再濫
廁一匪人即承先遺棄一真品后高繼元亦曾與承選而今日

參處仍是作令之事跡此誠往事之宜懲者懲之則惟有大公
夫慎目謂不惟言路在所宜精卽言路之外如擬註禮曹者亦
不可不揀蓋銓衡之司往往取之此中率可苟焉而已也第人
人言秉公夫豈無公中之私夫難以出而求易辨者乎言持慎
夫豈無慎焉而誤送焉旁僭而不及知者乎而最害事者尤在
胥中不悉前人之意先途聞有已入 聖鑒而猶以舊宰之故
尚賈推獻者倘一或出此是徐景濂汪慶百徐揚先徐卿伯等
十餘人既爲舊宰所擯而未進之言路又代爲舊宰擯之是
皇上雖明廢舊宰之身而人才又陰中舊宰之毒當事雖明爲
皇上用而實陰爲舊宰用也豈不悞哉得旨考選既有額數該
管衙門自當大公允揀務求真才以裨實用徐景濂等十餘人
登輶假請告在籍的便作速填補作承赴任。先是會探陝西